

正壮士悲歌未彻

——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豪放词

樊文娟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个，这就是辛弃疾。

——梁衡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公元 1140 年（宋高宗绍兴十年）5 月 11 日出生于金人占领区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四风闸。这时宋室已经南渡 13 年了。偏安的南宋朝廷虽以屈膝的态度寻求苟安，但并没有得到多少太平，金人时常挥兵南下进攻骚扰。生在这个时代，有着满腔爱国热忱的辛弃疾，也就欲抗金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也是抗金的一生。

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中原沦陷时，辛赞因为族众牵累而未能南迁，又因众口之家的生计，不得不接受金人县令、知府等官职而营取升斗之禄。辛赞虽仕金，但并没有忘掉国耻，满怀“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时时寻找起义的机会。辛弃疾的爱国思想与经历是与辛赞的启蒙与影响分不开的。

1161 年，金主完颜亮调动 40 万大军，举兵南犯。中原沦陷区的人民纷纷乘机起来反正。就在这年，22 岁的辛弃疾聚众两千，在济南以南山区起义，后率众投归当时最为有名的山东郛城耿京带领的义军，并担任掌书记。次年辛弃疾等人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完成使命北归途中，听到耿京被一小支降金义军首领张安国杀害的消息。辛弃疾义愤填膺，率骑兵五十突袭济州，将张安国缚置马上，连夜押回建康。洪迈在《稼轩词》中赞叹辛弃疾此举“壮声英慨，儒士为之兴起”。

自此以后，辛弃疾开始了在南宋区域的抗金生涯。他先后担任过江阴签判、建康通判、滁州知州等职。他在任期间，不仅积极备战，准备收复失地，而且还宽征薄赋，使当地经济迅速好转，并向朝廷进奏《美芹十论》、《九议》等义策。但由于朝廷内部主战派与主降派的相互交迭，辛弃疾虽有出色的才干和浓厚的爱国热情，但它的抗金大举却不断受到挫折。从 1174 年到 1182 年，9 年间，辛弃疾的职务调动 11 次，后又三次被罢官。尽管他一直不尽其才，不得其志，可一

旦朝廷有抗金举措，它便积极响应，甚至在故去的前两年，还带病应征至临安。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精忠报国者的抗金意志和爱国情怀，始终一贯，至死不衰。

辛弃疾以其四十年政治生活和军事斗争为他的思想感情的基础，继承了苏轼等前辈诗人的豪放风格，在宋词的创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的《稼轩集》现有六百多首，不但在数量上超过其前辈和同时代作家，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也别开生面，丰富多彩。恢复北方失地、主动抗击敌人，是辛弃疾一生的最大政治抱负，这种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也是辛词的主旨。

爱国首先表现在他对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和对抗金斗争的大力赞扬上。辛弃疾南归以后，并不因为偏安局面的暂时稳定而忘记了恢复失地。虽然在二十年的服官生涯中，受尽压抑和排挤，但他从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抱负。即使在朋友酬唱的作品中，也不忘以平戎功业相鼓励。在屡次被弹劾、屡次被起用的情况下，他对恢复大业，始终抱着积极而坚定的态度。在他的词里经常出现“西北有神州”、

“西北有长安”等句子，并不时以军人的勇毅抒发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等，无不豪气冲天。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并与之相互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烂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林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辛弃疾青年时期曾直接参加过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在他的词里还经常出现对这种战斗精神生活的回忆和赞扬，如：“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燕兵夜促银胡革，汗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少年时事戏作》）等等。

其次表现在对投降派偏安误国的强烈反感上。他讥讽南宋小朝廷是“剩水残山无态度”，是“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对那些“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的投降保守派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公元1179年春天，

辛弃疾从湖北改调湖南转运副使。这时，他到南方来已经许多年了，恢复中原的策略，始终没有被南宋朝廷所采纳，而且接连四年，改官六次，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在这次调离之前，他写下了一首《摸鱼儿》，是对投降派强烈不满的委婉表达：“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这首词，表面上是写失宠女人的苦闷，其实作者是借此表达对国事的忧虑，抒发被压抑的苦闷，以及对南宋朝廷的不满。

第三表现在他怀才不遇的苦闷上。辛弃疾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一心想收复北方的领土。但是，当时投降派在朝廷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的这种抱负根本无法实现，这就不能不在词里表现出不平和愤慨。他的这种思想感情在当时统治集团里是得不到理解的，在面对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英雄人物时，就不能不激发出悲怆之气和豪壮之情。下面这首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就是他这种心绪的生动表现：“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抗金壮志无人理解，心中的苦闷又将如何排遣？要不就归隐山庄？但又是作者“怕应羞见”的，因为还有许多理想，许多抱负没有实现。“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使全词极具悲壮色彩。

词以婉约为宗，只是在苏轼手里才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但也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以其气势雄放的作品，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的豪放风格，首先表现在雄奇阔大的境界的创造上。决定于辛弃疾战斗的经历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他词里所表现的常是阔大的场景。写沙场，“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破阵子》）；写景物，“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永遇乐》）。写青山，“迭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笔势纵横，气魄雄伟，境界恢宏，

每一下笔，就有笔盖一切只概。

开朗豪爽，炽烈真挚的情感，也是辛词豪放风格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里，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以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袞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无论是英雄的豪情，还是英雄的悲愤，都是发自肺腑，不能自己的心声，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辛词的豪放风格，还表现在意象的使用上。在他的笔下，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愁兰、衰柳、梁燕、绣帘鞦物象的描写，而常常把苍江、危楼、奔雷、骇浪等奇伟非常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这些景物，都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羁勒的气象，于诗人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感情基调相契合。辛词中所写的人物，也很少粉白黛绿的歌女佳人，多属于奇伟英豪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些叱咤风云，功盖一世的英雄人物身上，渗透着诗人的情感，寄托着诗人的理想，并与词中雄放慷慨，激越飞扬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

辛弃疾的词是用刀剑写成的，也是用血泪写成的。他一生致力于此的创作，词成为他表现爱国思想、与投降派作斗争的武器。创作过中继承并发扬了苏轼变革词风的传统，把豪放词的创作推向了艺术高峰。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稼轩词提要》谓：“其词慷慨纵横，又不可一世之概；与倚身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并非过誉。